



老岳父圆了新房梦

◆陈玉金

农村有句古话,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,说的是年龄大了,还学什么新玩意儿,太晚了。我老岳父他不嫌晚,七十九岁时没学吹鼓手,他要求在老家盖新房。

岳父是个老教师,家在大仪镇大王庄农村,一心挂念着自己的故土。他年轻时心脏动过大手术,体质差。要重新在旧宅基地上翻建新房时,起初大家意见不一致,不看好他的身体,能否劳这么大的神,吃这么大的辛苦。

前些日子,我们喝过岳父家的上梁酒,吃了进宅饭,岳父母乔迁新居了。新房建好了,装修也完工了,我的老岳父终于圆了他的新房梦。

岳父母之前住的老房子是一九八二年建的,当年岳

父四十出头,将他父亲留下的三间五架梁土墙草房作为前一进,设厨房及辅房。后面另砌了五间砖墙瓦房,是当时仪征“陈大刘”一带的流行款,中部三间房带走廊,两头房间包着走廊,中间客厅的两堵山墙是水泥梁结构的“排山”,中间用木板支撑,刷个桐油漆,在当时能建成砖墙瓦房的,基本都是清一色的设计。这种房子隔音效果差,晚上睡觉房顶上老鼠在“跑大路”,到处咚咚响。时间久了,墙歪缝裂不密封,冬天到处漏风。

今年建房,拆了旧的五间瓦房,在上面重新砌墙,将当年的房间面积扩大,每个房间新带了卫生间,浇筑了平房顶,在上面还加盖了“人

字头”房顶隔热,琉璃瓦、内外墙砖、瓷砖地板,一应俱全,房间大、房子多,装备设施基本和城市生活接轨了。

其实,十年前,岳父七十岁生日之前,他准备将房子大修,里外墙粉刷、修修补补,搞得漂漂亮亮的,在家过个七十岁生日,可是,工程刚开始不长,他身体扛不住,住院了,只得停工,后来也简简单单地过了七十大寿。

岳父有过三次伟大的建房梦想,年近耄耋,终于圆梦建新房。最近,还时常在回忆其父亲建房时的情景。当年分家建的是五架梁的土墙草房,建房时没有地方睡觉,在田埂头上挖了个“地



窝子”,和他父亲一住就是年把。回忆难忘的艰苦岁月,更让人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。

新的家具一应俱全。客厅添了沙发茶几,室内每个房间都装了空调,卫生间配上了电热水器、太阳能热水器,面积超过了城里的“大平层”,退休生活质量再上新台阶。

住上了新房,岳父母的思想也在大转变,准备春节

亲眷来拜年时,在家就吃茶聊聊天,集中约一个时间到大饭店聚餐了,春节期间不再那么辛苦每天忙做菜了。子女们也相约明年春天,在新房热热闹闹地给老岳父过个八十大寿。

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。老岳父耄耋之年圆了新房梦,给了我们子女一代激励,人生总要有梦想,任何时候有梦都不晚,只要努力奔跑,都能圆梦。



这个天,要是能猫在空调房,吹着空调,吃着菱角,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件很惬意的事。

这可不是臆想,前几天“惬意”真的来了。

妻子买菜,顺便从菜场买回些煮熟了的菱角。一如平常买回的早点,妻子随手将菱角放在了餐桌上。妻子知道我爱吃菱角,应该是投其所好,可她什么都没说。

准备吃早饭,刚走进厨房,“躺”在餐桌上的菱角便进入了我的视野,我着实有些小惊喜。

都说“七菱八藕九高瓜”,现在的菱角可是上市鲜呀!

我爱吃菱角是出了名的,每年菱角成熟的季节,无

论是超市、菜场,还是路边摊,只要有菱角我定会或多或少买些回去。

菱角,又名腰菱、水栗、菱实等,是一种菱科、菱属一年生草本水生植物菱的果实。菱角皮脆肉美,蒸煮后剥壳食用,亦可熬粥食用。菱角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具有利尿通乳、止渴、解酒毒的功效。味甘、凉、无毒。菱角可谓全身都是宝。

我爱吃菱角,并没想那么多,而是从小就有的偏好。

我的家乡在仪征后山区,这里比不得河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,水资源不足,生态脆弱,为了让庄稼能“喝”

上水,家乡父老祖辈依地势开挖了不少当家塘。我家的房前屋后就有不少水塘。大塘、小塘、小窝子、小沟子、小官塘、和尚塘……这些大大小小、环绕村庄的水塘至今让我记忆犹新,印象最深的要数家门前的塘和屋后的小窝子了。

大塘和小窝子这两个水塘,四周满是树木,水深而清,鱼类也多,庄上的大人们喜欢在里面淘米洗菜、涮洗衣服、挑水食用,而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更喜欢在里面戏水取乐、泡澡纳凉。当然,最让我们喜欢的还是大塘和小窝子里面遍种的菱角。

菱角有家菱和野菱之分,大塘和小窝子当然都是家菱了。菱角好管理,只要有水就行。那时种菱,不为提篮小卖,只为不浪费水面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,就是菱角可充饥。在那个粮食捉襟见肘的年代,菱角对温饱也能作些小小的贡献。

菱角情思

◆阙立青

菱角成熟时节,正值我们放暑假,从菱角开花起,我们就惦记上了。今天下塘翻一下菱盘,明天尝一下菱角芽子,临近塘边的菱角不等成熟便进了我们的肚子。

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,菱角渐渐成熟了。摘菱角那可是个技术活,不翻几次盆,不呛几口水,那是吃不上菱角的。摘菱角是又脏又累的活,还要经得住大太阳的暴晒,一般都是大人们的事,孩子们只有凑热闹的分。

摘菱角的澡盆慢慢划回塘边,看着盆里青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绿的,两角的、三角的、四角的菱角,我们这些毛孩子兴奋得很,捡些嫩菱一口气能吃上十几个,直到嘴角边挂上白白的淀粉才肯离去。

煮菱角也很有讲究,洗净的菱角倒入大铁锅里,放多少水,大火还是小火,煮多长时间,全在大人们的掌控之中。

热腾腾的菱角出锅了,还没等凉下来,我们这些急吼吼的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想饱口福,尽管烫得直甩手,嘴上还

一个劲地说真好吃。也难怪,在那个没啥可吃的年代,菱角也算不错的美味了。

说起菱角,还闹出过笑话。那时我还在部队,有一次参加在南京的培训,得空回了趟仪征老家,临走捎了些菱角到南京,准备给战友们尝尝,没曾想同舍的东北战友问我这是啥玩意。我告诉他这是菱角,他竟然问我是树上结的,还是土里长的,我一脸愕然。后来我做示范教他怎么吃菱角,他拿着四条腿的菱角照样不知从哪儿下口,费了好大的心思才尝得一点菱味。

“欲采红菱趁晚风,塘西采遍又塘东。满船载得雁来红,不爱深红爱浅红。”每当吟起这古老的《采菱歌》,我便情不自禁想起家乡的菱角来。家乡的菱角虽比不得邵伯老菱、溱湖老菱、洪泽菱角有名,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水中美味,但我依然念及家乡的菱角,因为它承载了那段难忘的岁月,更让我想起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